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類

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三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二 德清俞樾蔭甫著

禮記四

瘞埋於泰折 祭法

注曰折昭哲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折為哲然瘞埋祭地無取昭哲之義鄭義非也泰壇祭天泰折祭地文本相對折疑坎字之誤下文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曰寒於坎暑於壇又曰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是壇必與坎相對祭天於泰壇則祭地宜於泰坎矣坎與折字形相似因而致誤鄭所見已然則其誤久矣

埋少牢於泰昭

注曰昭明也亦謂壇也

樾謹按埋牲不當於壇鄭說非也昭當讀爲墜說文自部墜耕以亩浚出下墟土也埋牲者亦必以亩出土故亦謂之墜其曰泰墜者尊之也墜從召聲昭亦從召聲故得通用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

注曰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樾謹按上文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言五代不當言七代乃變五言七義不可通七疑五字之誤古文五字作乂與七相似往

往致誤郊特牲篇次路五就注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
字之誤也考工記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云故書或云
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詩豳風七月篇七
月鳴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鶉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
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
誤否耳是皆五七兩字傳寫溷淆之證五代之爲七代亦猶
是矣鄭必曲爲之說非是

其薦之也敬以欲

祭義

注曰欲婉順貌正義曰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
順如欲得物然

樾謹按欲猶好也欲惡謂之好惡嗜欲謂之嗜好皆其證也

今讀美好之好上聲喜好之好去聲古人初無此分別欲字之義通於喜好之好卽通於美好之好故鄭以婉順釋之如正義所解則恭敬是一義婉順是一義如欲得物然總承二義而言其於經意注意胥失之也

致和用也

注曰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正義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

樾謹按和疑利字之誤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傳稱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竝可證利用二字之義利與和字形相似荀子正名篇利而不流楊倞注曰利或爲和又臣道篇故君子安禮和樂今本作安禮樂利與上文不合益亦字之誤

也說詳諸子平議此經利用誤爲和用鄭君不能是正而孔氏又曲爲之說分和用爲二義益非經旨下文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物亦利之誤字古文利作物與物相似因誤爲物耳鄭云變和言物互之也夫和之與物其義絕遠安得互見乎

見以蕭光

注曰見及見聞皆當爲覲字之誤也

樾謹按見以蕭光卽聞以蕭光也見聞聲近因而致誤耳下文見聞以俠鯁當亦作見以俠鯁經師相傳以此經兩見字皆當讀爲聞故於下見字旁注聞字以明見之爲聞而傳寫誤入正文遂成見聞矣鄭又合見聞爲覲夫聞字自有聞襍

之義何必作覲乎覲字不見於說文鄭讀恐未足據

築宮仞有三尺

樾謹按此本作築宮仞有三尺官與館古同字說詳尚書堯典篇鞭作官刑築官者築館也毛傳瞻卬篇引此文亦作宮蓋由學者不知官字之義而誤改也正義引尚書夏傳云築官有三尺其字不誤但脫仞字耳鄭彼注反曰官當爲宮信考古之難矣

風戾以食之

注曰風戾之使露氣燥正義曰戾乾也

樾謹按鄭意謂戾之使燥非以燥字釋戾字也戾之言反也太元元錯篇曰戾相反元衝篇曰戾內反是戾有反義淮南

覽冥篇舉事戾蒼天高注曰戾反也此經戾字亦當訓反言就風前反覆之使露氣乾燥也戾字絕無乾燥之義乃釋文曰戾燥也正義曰戾乾也誤會注意妄爲之說唐以後訓詁此類多矣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注曰問者之辭正義曰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樾謹按與字通作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邪也弗殊故與字亦通作也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言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此記人之辭以結上文非發問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爲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爲夫人所問其失經意更甚矣

上文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與字亦卽也字世婦獻繭本所以爲君服初無可疑何待致問乎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與字與也字同然所引止論語於子與何誅於子與改是二語不知此經兩與字皆卽也字可補釋詞之闕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

注曰然猶而也

樾謹按此當於然字斷句然猶焉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正作國人皆稱願焉可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此然字亦與彼同鄭訓爲而失之

如語焉而未之然

注曰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穢謹按廣雅釋詁然膺也鄭意以未之然爲未之膺故其解如此但此經自如懼不及愛然至如將復入然凡四句一律句末皆用然字安得以未之然連讀乎鄭注誤矣說文之部釋之出也凡之字語詞居多此之字乃其本義未之者未出也如語焉而未之者如語焉而未出也奠酒之時如父母之在其前故孝子常若有所告語而未出諸其口者鄭不解之字之義因失其解耳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注曰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穢謹按如不見出者謂賓出而孝子如不見之蓋孝子思念

之深不知祭事之已畢也此出字即宿者皆出之出注義甚明正義謂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則不知何語矣

不求其為 祭統

注曰為謂福祐為己之報

懋謹按詩鳧鷖篇福祿來為箋曰為猶助也然則不求其為者不求其祐助也此為字當從彼箋義若依此注則經文為不備矣

執醴授之執鐙

注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正義曰謂夫人獻

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

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

之人

樾謹按薦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爲執醴矣且禮有五齊卽
以用二齊之法而言朝踐酌醴齊饋食酌盎齊安得專以執
醴爲名乎醴當讀爲禮內則篇宰醴負之注曰醴當爲禮聲
之誤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諸篇鄭注竝有此文是醴禮二
字禮經通用執醴卽執禮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
之雜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
禮二字之證夫人薦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禮授之執鉶
也

仁足以與之

注曰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

也

樾謹按與猶爲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足以爲之注云與其先祖之銘言爲其先祖之銘又云君不使與之言君不使爲之此經及注三與字皆當讀作爲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矣古與爲二字通用孟子公孫丑篇得之爲有財此爲字當讀作與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此與字當讀作爲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經解

樾謹按大戴記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故聖與知古得通稱仁聖禮義卽仁知禮義也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又大戴記盛德篇曰宗

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凡以聖與仁義禮並言者聖卽知也鄭於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殆猶未達古義矣

昏姻之禮

注曰壻曰昏妻曰姻

樾謹按爾雅釋親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白虎通嫁娶篇曰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廣雅釋親曰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博考古書無以昏屬壻姻屬婦者鄭君注昏禮亦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是也此注獨言壻曰昏妻曰姻孤文無證恐不足據正義謂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斯亦曲說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注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樾謹按詩四牡篇王事靡盬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楛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麻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字又作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爲盬會之盬是也夫婦之道苦謂夫婦之道不堅固也鄭注但釋其大意而不及

苦字之義學者遂以爲卽甘苦之苦非古訓矣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

哀公問

注曰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正義曰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

樾謹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卽安其居卽醜其衣服故曰卽就也又曰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一就字總釋兩卽字安其居處釋安其居正其衣服釋醜其衣服醜字鄭訓爲類而因其義未顯故又轉訓爲正周官小宗伯職類社稷宗廟鄭注曰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其義也至教之節儉四字自釋卑其宮室以下四句之義與此無涉自經文卽字涉注文而誤